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　將

東洲初稿卷二

明 夏良勝 撰

序

公餘文會序

王吏以劇名惟西曹最今年秋七月予選曹之湖廣署主事自意投入吏俗而鉛槧巳東閣時鄉之選若歐陽君子重在浙江署萬君仕鳴在四川署俱員外郎吏事

克克輒往諮矢口足觧頤而圖書左右猶舉子也且相謂曰於中無爲吏窘久自習此縁飾具也越一月王君質夫亦授官如予子重仕鳴偕予諗之相語如昔比肩供職契誼藹藹雅有文會而大行歐陽君崇道進士萬君汝信贊成而參會之二君與質夫及余同舉於鄉而子重仕鳴之舉也亦然質夫同汝信舉進士而子重崇道及余之舉也亦然仕鳴與質夫同署視汝信猶子也其齒之先後皆一二歲而未及壯予則過之方愧不足

與齒而顧以長見讓使定條約余以不可數亦不可畧
故月之會三會之文一詩一書一篇而舉觴以導和式
豆以崇儉觴以人數而旅酬一節之以禮也子重曰是
未備以次出所見必貫穿必精覈無忌無滯無諱無侈
而後可於是質夫定讀書法謂文必本經余業春秋仕
鳴汝信業禮子重崇道與若俱業易向所徧者可互而
通茲由書而詩崇政也仕鳴論文法挫之欲斷鑿之欲
鳴飭之欲采味之欲和文也崇道論詩法如風林如雪

滴如月波上下如琳如琅如黄鍾在簴而不窕㮇詩也汝信避尊仕鳴但曰諸君效官官有常守猶學也幸辱隨後願毋間毋忘庶可官也噫諸君之言如是諸君之會必如是誠非一朝好也然匪志於道莫有會匪一於心莫能會會而道與心一推之政天下無劇吏矣固宜公益餘而會益數也諸君翕然期無負約使予括前言為序

賞菊詩序

歐陽子子重過其寮之長趙子從之有菊約同官賞之分韻賦詩各示所與屬而和之成卷子重及予弗能詩也應以序或謂菊逸品也逸人宜之故有因以名焉若靖節者非逹為法從人宜也非所宜則不足有而况賞而詩耶予曰不然天之生物庶也初無品以人之品品之而後品形假使牡丹初為貧賤人有亦貧賤也蓮為小人所愛亦小人也靖節逸也可為菊限而不入逹人之觀也耶然而觀則玩玩物則情肆惟其似之是以

宜之宜而玩玩之劇而賞音發侈歌之終非肆也而逹人之似莫菊逾也方其陳根之畜而蘊勾焉萌焉叢叢芃芃未辨其為菊也條達可盈把分而植植而立之倚籬附徑未辨其為何如菊也及既花也若黄若白若紫若紅又出其竒若蓋與綫若臺與毬窮其變若玉之吐霞火之煉金美人妃子之醉至園吏亦莫之辨獨怪其手之可拔爪之可敗風雨之可拜而傲霜獨秀得以孤芳清節名爾若逹人淬礪爾成未卜為舉子也為進士

也為舉子進士未卜其為館為閣為諫為臺為部寺之屬之長為學若縣若州若府若司進退榮辱係人者不知幾何而不預知也彼主者亦不知也惟不逐時好而險夷一節則裦然為世重信也吾不知達人之似菊亦菊之似達人也是之似似其全也如逸達人一節也靖節亦達人晉不能立則遯而逸托而逃焉者也逸不足以盡靖節而菊可專以逸名耶茲而後以子重輩之賞而詩也靖節之達也菊亦花之達者也

擬東征凱旋序

世有論者謂儒必言兵而用之或莫辨是特儒未真耳真儒無敵徒言者偽也古之儒至曰周孔次曰韓范管蔡之征郈費之墮西賊以先聲相戒勿犯孰曰非儒之兵哉今年春夏交附甸頑民倡孽而拳勇持麾名號蹂躪燕趙齊魯曹滕鄒莒之墟亦云孔棘惟天子隱憂元元之咨於是者武允議儒臣董厥徂征惜負荷弗力卒罔功時為儒病朝議方濤侯維虎臣而綸音渙下尤儒

是簡司馬陸公以壯猶任乂之臣工踴躍願為襄夷慶
公素以身任國計拜陛受鉞剛日提禁旅以行而邊臣
許君太自宣府郤君永張君縉自延綏饒君隆自遼以
次率士調至天子屬公統之然不欲重煩公命户曹郎
以具饋工曹郎以具械給舍御史郎以視師而奸慝糾
公惟一意制節或兩於前或伍於後或専為右角或參
為左角或犄之或踣之歴歴如預習軍中藂談偶語曰
老將不如得所馭願為齊致力露布所及幕既烏矣倍

日追奔而得雋必曰將校之勞若已無與於算捷日奏手勅亦日下旌公功必慰將校勞然以奔逸百夜而都御史彭公帥將士自中州分克而協戮歷湖湘江淮上下至狼山迺殲惡醜凡戰經數十合折首數萬級公未嘗快意曰赤子也無知罹此耳故凱歌之旋棄訊與馘而以全師報天子慰勞議錫命以公上爵公傴僂而避曰是惟廟惟社惟祖宗之靈惟天子之威而諸執事之勞也何敢貪天功而冒賞乎辭弗遂時論益高之朝列

胥往慶公公殊有黷黷色未揚言也某門下士逆公志弗敢慶亦弗能頌但進而言曰公之名在天下師周孔而匹休韓范真儒者之兵也使後之論者不以言兵目儒矣公雖不有功然祖宗養儒之深天子任儒之專至是咸底于績必有史氏爰紀其成以昭示永永功也公安得終不有乎公曰吾職也非吾幸也天子之德也亦非天子之意也

重刊鄒忠公文集序

吾邦鄒忠公有文若干卷李忠定公序而傳之舊矣某後生也素慕公益喜誦公文必盡帙迺能休休且致思焉想見其風槩志節若仰視斷崖絶壁煙雲入象與日月相追逐而不可即若大將秉鉞臨戎而羅卒衛士不能出氣語若金石交奏鏗然鏘然而飛蟲蟋蟀之聲不入耳也試匿公名摘示名文者輒辨之曰忠臣之文也蓋文者心之徵也豐美稱者有中和之氣温潤稱者有孝弟之行皆然也公之文不有忠直之心者乎公在宋

元符間劾章惇繼論劉賢妃事忤旨惇詆之竄新州宣和名入蔡京忌之再竄韶州賫志以卒意公忠讜謇諤有未克盡者一於文是徵思而不貳直而剴邇不偪儉而可行又非若羇旅委瑣卑愁怨戾意象故誦公文者益信公之心而慕公之心者益重公之文也凡文之傳者遠亦離心之傳者邇亦惇公其以心傳也獨文也哉彼奸人初志將謂嶺海足以死公公死矣而遺文在木流布天下而傳之今嗚呼是豈奸人之能死公也哉嘗

嘅古之忠直為奸人死者自大家外鮮克以文傳必有以也公之文使非李公同志而亟傳之亦未知至今何如也然則匪公之文罔有李公之序匪李公之序亦罔有公之文二忠莫有軒輊胥克以傳式重吾邦邦人與有先也一有泯墜惟邦人是咎而況為之後者乎玆公五世孫某等懼公文刻久且勞日就刓逸謀重刻之某故獎而成焉且序于末簡

弭節壽親叙

天子在位之七年夏五月六日遣官莅蜀國典禮大行人歐陽子崇道將命以往不及宿也時同年友在朝者謝子立升郭子正學賀子朝卿毛子汝厲王子質夫費子子和萬子汝信鄒子謙之暨良勝代祖於都門外意蜀道險固時寇弗靖崇道或重是行也圖以慰贈然而色甚喜若不能風翼而飈去譁然笑曰異哉崇道樂是行也崇道曰使職也弗類茍祿且五稔吾父母割愛弗忍今年三月十日父六十壽又弗克展禮念及則潸亥

頋矣故不能闓於君子請頌玆行便道歸得追壽省視
天子方新孝理不是禁蜀道雖險且艱胡不樂爾立升
主釀遂昌言曰樂哉父以鳴臯先生稱于鄉衆父也將
寄以頌猝不能作然今日有此契誼以業經為時需爾
也各舉舊聞可乎衆曰唯唯汝厲子和讀高宗肜日曰
降年有永不永則壽民惟天典厥義子歸將曰惟大人
允義承天之休朝卿質夫講易之頋曰壽必期期以頋
頋惟龜息以養子歸將曰玆大人方壽之基視養以宜

立升汝信考王制曰六十不親學鄉可杖也謂不備弟子禮非廢學也子歸將曰大人素學存秩有望而何限於鄉謙之論春秋傳云不朽曰立德曰立言曰立功惟是之充乃有終子歸將曰集茲不朽于大人之躬壽安有窮正學誦四牡之三章四章曰彼使也使也不遑將父母也子歸將曰茲獲展慶大人君之私也胥以無忘良勝執爵而贊之曰夫書行也易靜也禮逸也傳久也詩正也行以基之靜以居之逸以休之積久以致之守

正以俟之皆壽之道也予何言哉特多崇道以親故險且難不避也兾其移以事君亦如是哉崇道既辭免席拜是衆嘉襃而書之以歸

送鄧宜舉歸新城叙

自學政立而弟子非貢舉不克自向往故有四方之志者或老且鈍新城鄧子宜舉素憒是適議下聽諸生補國計迺毅然輸鍰而來鋭其志者也業太學先後凡二年以率教聞歷事夏官卿又一年以勤敏聞茲注選籍

於天官待格未及而歸且行來別予聽其言若志弗舒也且冀有以張之也予曰吾子御史公之裔也雖微子志猶將張之以尚賢也予何辭顧予與子友行也有規之責焉宜舉曰願有聞乃言曰子素業者易乎成天下之務莫加也試摘一二與子商之子之歸也豈但已耶且必為文人文其在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之不極而施未遠懿於文也宜友可成焉友取於兑兩澤相麗而講習之罔不有資資匪徒文也將以見於身其觀

於蒙果於行育於德而養之以正則童蒙惟子之吉身之刑于家人也嗃嗃嘻嘻悔而厲且吝子戒之罔不在初家道成富且豐矣則闚其戶闃其無人凶之甚也予懼之惟不見是圖若有慶譽子其承之以謙謙以涉川何往不濟子泰之漸也㧞茅彚征子欲賔于王而國之光也斯大觀乎觀子之生可晉以錫命也將有臨民之責甘臨其有憂乎子如不鄙予肉食者言其吉務滋而咎務是去思其復也四方之志可行也臨民以上之事

又將探索而嗣規也予固多賢者之後亶乎足以自張也其懋哉其懋哉宜舉謝曰君惟惠徼先人甚善教也徼而要核而可據且以藩吾身殖吾宗也敢不唯命顧弱不足事事願服以歸而思以變其初於是酌以信之揖而别去

送青厓王給舍視蜀師序

士恒移習也俊傑而下諱言時務有諭及而摇目附耳語欲不遂言者有俛不荅者有趨以避而去者闘人之

言於私若是欲其自言難矣而況公言之乎至有言於公者不曰侵官則曰賣直不曰賈禍則曰生變詆人之公言若是欲其自言尤難矣而況行其言乎然吾江右之士楚習也每以曼言為世齟齬是亦負氣之偏而時論或假以不移於習故輒自信朝會族立角論侃侃有目指者曰是江右人江右人至於鄉曲宴私亦世故料量而劇談之無左右顧有所論建雖忤時觸禁不忌也若吾青厓王子又習於是矣青厓二十舉進士選入讀

中秘書授給事中學優而氣鋭又得以言爲職故在刑科言刑行矣今復兵科言兵又行矣謇諤之聲動中外與弟東石日有論著皆匡時之志不作俗文字以某與三厓歐子南漚王子補齋萬子振齋歐子立齋萬子可與言者示而商之斬斬可愛可信愧不能有所贊而咸樂有言如是也今天子以西征久敝欲底成績青厓將命往視師又預計便宜條言之乃行時三厓請告南還振齋使蜀國吾四人者在朝竊喜而往贈以言曰青厓

今而後可以行其言矣天下之盜自蜀起而燕趙齊魯之墟江之西淮之上下河之南北湖湘之中延及江左連吳徑越擾劃半為盜區蜀不靖羣盜之殲夷未也雖其犄角未有聯屬而盛衰聲援之勢不可謂無所倚者是私言猶在耳也今當其事將副統馭以正以奇惟機進止昔言兵者行焉有不恭命得折簡而刑之昔言刑者行焉惟言之行而預計者又多中則蜀盜之平也有日蜀平天下之盜以次就息必如所言矣異時歸命歟

奏瑲瑲使人亦目指之曰是江右人江右人三厓振齋當巳復列與吾四人又必大喜而言曰吾江右人非徒言也言官得行其言也士習貴於有言也聞者將亦樂矣而何有詆於青厓者乎

蘗庵陳先生輓册叙

輓歌作於古也有二義斥苦虞殯挽車者以相力也薤露蒿里挽首者以禁哭而寓哀也今之作者固非有不得哭亦未必執紼人也若古義何良勝嘗思易此義而

未敢也因讀蘖庵輓册竊有發焉夫車行而扼之曰輓是去而欲留之義人死而輓之顧非欲其不死也哉不死之道四爵禄不與焉教足以立師政足以飭吏仁足以御家義足以益友有其一亦不死也蘖庵其兼之矣初以鄉進士署南城學事曰豫曰時曰孫曰摩共乃職士樂以有成其教以立師者歟才識稱上檄以董邑治因革惟宜厥庶胥懷以畏其政以飭吏者歟寢疾京旅尚虞族之有喪弗舉者其仁以御家者歟大病而途殯

知者咸慟之視斂臨棺慰其孤者如織操筆作誄凡數十家其義以益友者歟夫義也仁也政也教也皆不死也惜乎爵不滿若能禄不充若志使仁義之行者未究而政教之施不達也此所以輓蘖庵於不死也若無所行能而徒久於人世則固死之矣死而輓之何為哉然則古之輓者其義二今之輓者其義一古之義也疏以隘今之義也邃以通固有自我作古者豈必昉古而後作歟蘖庵姓陳名義字以方閩之莆田人

送通政羅君允恕省覲序

通政羅君允恕以尊翁國子先生在鄉耆老累疏乞終養重違其志乃易以省詗特旨報可鄉士夫曾子元之郭子正學私於夏子曰羅君之行也子喻之乎曰羅君將益翁之壽而永其禄也二子曰子知然者天道乎抑以人也曰史也瞽也未嘗學也天道何知近在選部讀君之疏矣其始也直而不犯其再也曲而不过其三也懇而不激其終也盡而不窮不犯則非陵不过則非冐

不激則非怨不窮則非誑皆善言也言之善而成文文生於氣氣役於心文之成氣之和也氣之和心之平也能文則可以得天也孰不知羅君之然也曾子曰若以言也亦有闢矣君嘗語曰吾伯也司業國子時草疏矣移書告之曰天子方敦教胄子敬寬在躬今貳秩宗裡享是代左右罔有間吾仲也參議浙藩亦有志矣又告之曰天子軫念溝壑惟奔奏恃活朝夕不怠某也冗食受成又幸同采君子共事有恪故歸養是任且因以省

伯與仲也郭子曰予抑有聞焉君嘗私曰予視伯也仲也年與資弗若也望固下矣而禄於其上吾以為泰也思吾弗若而下者不獨吾伯仲也而下吾之禄者又不獨吾伯仲也况舉必以次次又及吾固不欲上人而因以避也夏子曰信也益知羅君之然也夫某之見者文也曾子之聞忠也郭子之聞謙也心以帥氣氣以昌言言以成文文以感人忠以制事謙以刑善德之成也成德天之胙也溥而後禄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况

天子之侈卿乎又況天子之德卿乎羅君之欲有大於
益親之壽者乎親益壽祿未有涯也二子曰子之言羅
君欲聞也因書以贈可乎

贈允昭黄先生分教義興序

閩學之興于今人必曰自泉之蔡虛齋虛齋學本性命於
事物必通其曲演朱子之緒而風士教吾江右之學亦
云爾者虛齋董學政士固黜乃心而丕變也良勝最不
善變幸與之進未能領會要妙而虛齋不可作矣夫有

所啟未竟所受益所慕莫知所從故思見閎之士猶虛齋也而况泉之士乎泉之士盡虛齋也況親炙而友之者乎然亦難於遇也去年秋初官刑曹親黄子希仁莊而雅默而有容以為虛齋矣希仁曰子未見吾凡子應期乎今年秋調官選部獲侍應期左右惟所適温而文博而毅以為虛齋矣應期曰子未見吾大叔允昭乎友虛齋最久樹惇而栗無適言笑吾同輩事而憚之曰焦先生近以貢來矣亟造希仁之館而省之迺知應期示

以虛齋也方意必得所從虛齋之教可以竟受而允昭拜命分教義興遂悵然别去嗚呼天何假良勝於奇遇而遒致私怨於亟去耶其以良勝之遇希仁應期已足為虛齋者耶又欲成彼之為希仁應期者使遇天下如良勝者耶義興之士固有欲為希仁應期者耶亦有亟欲一遇如良勝者耶又况焦伯强隣治之遺風有宜於允昭者耶朱子謂商老開性命道德之指而義興士知所學虛齋之學其所也孰謂今有異於昔耶然則允昭

之去行虚齋之學也虚齋之學朱子之學古之學也古學之行使人曰天下之學興自泉之蔡虚齋也是希仁應期之志也亦良勝之志也尚敢致私怨於允昭之去也哉

修篁舞鶴圖序

人而有所可狀則擬之於象象而有所不足則發於詞焉者詩之謂也象者比於物物非必其真繪而圖之亦象也故象以擬人者也詩以昭象者也此修篁舞鶴

圖詩同年君子作以壽黎君乾性母也或者曰篁以象母之節而壽鶴以象乾性之清而貴也予曰若是夫篁與鶴有遺象而乾性母子有遺狀矣彼篁也脩然依巨石而立若得所倚其柔順以承夫君者乎垂枝而俯其若為樛木所容而安命於宵征者乎比戟而叢玉異其籜同本其善視諸子如離裏者乎鶴則幽然若聽露之鳴其將和在陰之聲而期以孚其類乎昂然欲騫而騰其思羽以為儀乎不啄不眠而聳以立其有難進易退之

志而以乘軒為辱者乎夫頌人者必表其徵而愛人者思進於善黎母善狀若是徵而張矣而君子所以愛乾性者若是無已母之壽獨以年乎哉乾性之力於善非所以壽母乎哉噫予恐詩限於詞而非化工之妙有不能盡狀者也

贈阮君惟一僉憲陜西序

古衛阮君惟一拜命陜西僉事予寮友張君元承同門世講好也踵顔季之義而圖以贈行既自言之又約素

善者言之以末卷役余余胡為言也追惟顏李贈處數言而足茲言之不足情之無已也予與元承兄弟也元承之友予友也獨無情乎是故有以言矣顧於惟一初未能悉元承為悉之曰惟一以進士為御史按治陜西風力右衆上下人才之忤拳奸不以貨免落職為成安令上下人喑而寃之而惟一樂以往循循於下吏事茲以免喪而來上章下部吾邃翁先生直之故請于朝遂茲超拜上下人宜之於世事稱一大快也惟一輒曰具

疏以白心迹而已敢望及哉予矍然起敬迺悉惟一如斯人也如斯人也贈之言何以他求夫自御史出為縣令亦奇禍也使非惟一人固有幸而樂者矣其不然者必以為枉之也以縣令而拜僉事非常格也使非惟一人亦有駭而異者矣其不然者必以如是而後直之也昔之退今之進昔之枉今之直人心之公惟一可自念也持是以往則舉錯幾何視吾進退何如也剖決幾何視吾枉直何如也若是而舉於職無抑才無寃獄矣推

之天下恹恹乎有餘也哉元承題予言將以告惟一可以抗手别矣

壽丁君仕玉七十序

山谷之民壽城市之民夭非其受氣爾殊也山谷之俗野野則樸樸則不鑿生氣日完而壽然未必皆壽而壽者恒多於夭城市之俗澆澆則離離則浸薄生氣日索而夭亦未必皆夭而夭者亦恒多於壽今予所見則又異是京師天下之城市也丁君仕玉居之其伯也仕隆

享年七十有奇仲也仕元享年八十仕王今又七十而
貌也腴步也隅鬚髮澤臏雙瞳碧光烱烱顺和茹實强
健欲下壯夫而伏之見者識者咸背指面卜以成數之
壽其及也嗚呼丁氏居京師獨非城市民乎而兄弟克
享有壽予固知其非城市民也丁氏吾南城人其故廬
在水南南城南徐之盡脉天下之山谷也水南又南城
之山谷也巖崖崟巇原野夷曠湍瀑廉利林居土屋之
下童叟姁姁垢靣跣行尚有不能通越境人言者仕王

兄弟或生於斯或長於斯亦嘗耕於斯採於斯饘粥於斯友族屬於斯連姻婭於斯雖伍寓京師數十年而以雄貲商販不絕道路無三歳不展廬焉父母死亦歸塟焉子女之好尚求鄉人焉而鄉大夫宦游京師者招致而主焉仕王又往來燕冀齊魯吳越以極交廣閩粤之幽奇勝絶皆致遊思焉其心未嘗不在山谷也可以城市之居累之哉是故有仕王之心焉往而不壽也不然吾南城之民固有夭者矣京師寧無壽民巳乎固知有

山谷之心無山谷之民有城市之心無城市之民若壽與天初不限於所居居亦移其氣也仕玉且老有定力矣保無移也哉

贈郭君達誠守寧波序

刑部郎郭君達誠祿未及次天官卿才之請于上以守寧波郡盖巽選也同鄉諸君子往慶且諗之良勝與焉達誠惸而請曰濯夫人也不自意異亦不敢為異人曰玆巽選也何以及每思處其恒人恒視之處其異人異

視之恒視者卒副而異視者罔克自全幾何以任良勝應之曰夫異人者果其異乎亦其恒乎異視之者果以其恒乎亦以其異乎達誠守郡曰寧波以濵海故名有徵義也請以為喻波者海之餘也海者水之委也水静物也波則動動之極則激激亦有所害是以思静也故欲寧寧則静之極矣動静見天地之心是天地之理也識動静為天下其可也而況郡乎故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張弛動静之謂也或張

而弛之或弛而張之固非所以為異也而人顧不以恒視之耶且閩先守是者曰張君廣漢曰林君守仁皆名守也張君八面受敵才也令若流水民便之人曰賢林君曰不足而月有餘也民亦安之人亦曰賢是固有以張弛而不異者也賈生曰不善為吏視已成事予視二君豫席之矣而繼之而張弛之恒焉而已矣逵誠曰繼善者難此懼而又懼也諸君子曰懼者進善之門規者與善之心以逵誠之懼而有是規也寧波之守復曰張

與林也其何日之有

菊庵太守毛公輓册序

通天下與古今曰情情無與於人也而亦有與於人也惟其稱焉耳矣人之情一也而愛惡哀樂有異焉者聯階比舍至憎怨若以不及相見為快身後論定又恨不及生與之白而崇文吊古見於豪傑憤慨者亦多矣劇樂叢懽意得者歸向隅有泣將不能引之道遇衰衣頽乎其順頎乎其至其能逆笑語以荅之者非人也是惡

之不若愛之之逖也樂之不若哀之之盡也愛之斯録之矣哀之斯傷之矣此輓歌之作情與於人也而君子有不廢焉者稱其情也翁庵太守毛公與劉安人俱以考終外則官臣其惠也流内振家法其化也行行道之人知愛之當其身已然也嗣子榮能棄官以養喪之哀可沽也公赴及京師榮子伯温官御史臺有言職不得奔去廢業為位而税充充而窮皇皇如求弗得於相吊也為公來者為榮來者為伯温來者哭盡哀不能廓然

而出户又知劉安人赴及時伯温為紹興司理如是也是故録之不能盡其詞而傷之不限於不及見也而同鄉而同年而同官又世講如良勝情若無與於人者懼弗稱焉而巳也程子曰禮者因人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又詩之本也君子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夫安得不有蒻庵之愛也夫安得不有蒻庵之哀也

贈王躍之還建昌序

文武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兵農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此經世者之恒言也然有易而一之者何哉每聞章縫談兵法指畫勍敵如在目中譽之者曰文武才也介胄之士稍稍事筆墨約束衣帶類寒士人亦異視之兵制壞坐食以困農尺籍半虛調發不足按籍刺丁壯㦝賫迺訖猝有警備又驅以先之萁傷敗可以避法求其故則曰是以賦出兵之意嗚呼若是而為文武兵農一也是何其易易也歐陽子謂困

天下以養亂者虚矣而武士征行若棄於市書生制敵一試而敗獨劉秩也哉是古之文也以資武今之武也以冒文古之農也以寓兵今之兵也以厲農故今之文武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今之兵農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然而習尚非可以旦夕移規制非可以草率議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則懷天下之憂者於一方君長寧無有厚望者乎千户侯王君躍之余少以文字友者也兹歸守禦吾邦其於武事固當深講

者而邦伯韓君又將家子躍之夫亦有所遇矣志相成而類有所感則樹兵以衛吾農者可幾也且爲謝曰余亦談兵者而今則已矣然亦豈但已乎盖思所以一之者而未得其說也

雪峯歸隱序

隱之義藏也必有所有而藏故名之隱周官三百六十屬其仕以道以術致仕而藏者有道有術江雪峯官以陰陽正術名茲致其事則藏其有者術也古以術仕曰

馮相曰眡祲曰保章其掌則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宿之次而烏火虛昴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數以天健行過一度日剛一周月不及日一十三度積為氣朔盈虛而置閏以成歲與歷歷紀其時十煇之法以觀祲象鑴監闇瞢彌敘隮想而妖祥吉凶以辯至守其變以動以野以相以雲以風詔救政訪序事上擬羲氏和氏職亦難而術非淺淺者聖朝昉古立官内置欽天監外置

陰陽學學以精於術者主之而訓於後雪峯儒其術以仕其行者果以此術隱而藏者果有此術仕足重隱亦足重若以時議目為閑役而混於鬻例則玆勇退高蹈尤足重也况致仕之故以老而術仕多以延世雪峰齒猶壯官幾再紀未坐嘉石入圜土乃超然有見不欲貽於後尊翁西園先生以鷹繡技老林下弟商濟諸子應乾應奎應瑞林林壁立行將以道仕盖有不得子者雪峯預為肥遯以子職娱老為命而黽於進退如此亦孝隱

也哉雪峯名梅西園命也隱而有號亦西園命也梅本清素淡薄有處士風固非列紛華之植雪而後神矣推是義也固知雪峯之仕非西園意也雪峯之隱西園意也

縉紳慶壽詩序

予館人周天德浙之山陰人也自為國子生旅食京邸幾越稔資僕兩貞故投刺縉紳之門若習貴者玆以業不忝素例得歸且以壽其母徐乞縉紳工為之言方而

為册引而為卷又縣而為軸真珠玉爛然光奪人目予得括而繹之且驚且愕疏其比名而列書者有槐閣之老而春坊史館又其貳者也有棘位之卿而列署分寺又其屬者也有臺諫有皇華有中舍而諸進士又皆嗣為之者也是凡内階清要為縉紳望者無虚銜因叩其所以曰凡人脱俗累者孰不欲借縉紳之言為重然而假門第托知舊通幣具狀走謁經歲月而縑素架高閣竟不成帙而忞忞鬱去者何紀蓋名為縉紳皆非茍於

言者言之不苟則人知重之而難於得之也宜也天德何修而得此也耶天德曰𨖚實不類然以先兄天兆甞爲翰林檢討弟天承今爲刑曹員外郎母視之猶子也主事徐君大章又母之弟而𨖚之舅氏也在諸公言者非門生故吏則莫逆世講屋烏之愛而推挽之力居多幸賴此爲地獲禮受知卒不敢以慢心承之謖足而進屏氣而語將事盎虔存問盎密得請而喜滿容月一造焉日一造焉或闕人致辭無遽言無變色退而自休休

而復往焉又不敢以怠心繼之諸公或凉褘之如是若不為吝予躍然而慶之曰不慢則敬不怠則勤勤敬德之興也培養其地而為壽之基也今諸公稱述而毋之德大率根於天性而敬以成夫之義勤以克夫之家者也今天德知以此得縉紳之言必知而毋以此得壽矣何庸予祝

栢巖宦蹟録敘

凡録録實也亦可録也實斯録録斯傳矣史之遺也予

讀栢巖宦蹟録終卷撫然曰録茲其可傳耶稽夫類矣若窶人抗裂膚之寒進之室而挾之纊也溫乎形予愛焉若清秋之夜飲露酌泉猶意其或滓也介乎勵予守焉若踈竹老松瑲琅偃蹇孤立世外莫之能倚也予恍然不知樂且慕焉蓋栢巖初以鄉進士守州子民職也在和在高郵有惠政形予愛信其為循吏也繼遷河東鹽運司賄地也迺克操持勵予守信其為廉吏也方登薦剡而超然勇退使予樂且慕恨不能生與之俱而從

之又信其為隱吏也予頗蒙甚感若斯感若斯上予者感且深矣感之而儀之其為吏也多循矣廉矣隱矣朘削者墨者逮不復者日省矣天下其日康矣玆其可録者可傳也然予未知栢巖者也以其録之有感焉耳但旌舉八疏奬勸六檄而張之誥命煌煌也録之實可沾也史職固嚴將不能遺之而慮其或遺子之心也故有録也栢巖姓程氏名憲字廷章世為饒之浮梁人子名遠成録者也

品士亭翫竹詩序

品士亭翫竹之什提學李君獻吉懷泉齋先生作也和以荅者先生也屬而和者吾江右門人也先生初官許州作品士亭獻吉率先在游名亭之義先生記之矣去許十年提學江右亭因遺構復名之環竹脩如也今官司徒去是又十年獻吉往綌厰嶽時休哦其間憶許學之游二十餘年矣故見而感感而懷懷而有作先生得而和焉門人布中外聞而和者將日益就一時在朝而

和者此也卷成適先生累疏得告歸省咸願以是歌于行之日先生可之亦樂以示後也命良勝序之夫良勝得立斯亭爾已見斯竹爾已聞之先生爾已竹之宜于亭也似士亦似教也植而固知其可以立也其虚知其有所受也比而倚而不亂知其相與有成而不黨也勁以直將以厲夫曲也靚以竦將以通其執也翳以密將以閟之静也少者籜老者特將進之末已而作其氣以不衰也士之似也教行焉固有道德功名而不以富貴

為也適品士也是則獻吉之所感者多於許矣懷而作
作而和者非竹也夫懷情也而感則心也見於竹不若
於容也感則無與深也見則無與親也殆非詩所盡也
然而獻吉之感將以教士良勝等夙負士教重有感夫
獻吉者況先生之行也哉

送驛宰鄧景昇之蜆江序

日者鄉人鄧景昇以從事選新會蜆江驛丞感冠服來
謁夏子夏子曰偉哉丞也若習於丞矣爾無卑丞矣乎

景昇曰資也何敢畢敢請所以丞者曰知之矣昔在學有師譚公新會人也嘗為言之於今未忘廣州會府隷州一縣十南海最大新會次之州縣所隷水驛十有一馬驛五惟新會隷水馬驛二蜆江其一是必當水陸孔道也道孔而驛任勞縣大而辦亦劇馬卒舟人行資居費委積於郊野衡鹿於山林薪蒸於藪澤盥匜於祈望日塡於驛巡比而出入專之者丞也使臨賔寓而節迎郊勞授館供帳致餐獻餼展車陳芻至者如歸歸之丞

也蜆江且岸海聖化溥內外海國在服若暹羅浡泥占城真蠟蘇門荅剌爪洼之屬歲時朝貢候風潮而來者日集番舶胡賈交市奇物帖而人激而犬羊雖踈簡節目而必制之丞亦與有責也夫辦劇則勾稽富殭易其賄者有矣爾不貨也盖以守丞乎道孔則迎送煩鞅掌其愉者有矣爾不沾也濟以幹丞乎古以候覘隣者矧茲夷夏爾修能布常有藝不採蔡藿也於國事有裨無壞丞乎惟職匪小曠匪大景昇無毋丞矣乎景昇曰丞

亦有是哉何敢畀也嘗獲事費相公三載無敗言乃序秩少為羅宰府所可得省辟幸服名言又何敢負曰范冠蟬則緌也蠶績蠏則匡也古之喻夫人也矧若景昇其丞也哉吾師尚徙景昇往矣丞與否也將有聞矣

新城最賞叙

古今肇置郡邑必有名名以義制者也或以山川或以物產或以人事或以瑞應或以封域或以道途或易其故或反其初若吾建昌郡隣於建封域名者也郡隷邑

曰新城者吾再過之無尺堞焉制以義弗副考之志弗宣强附數者而弗受因隱度飛甍巘嵲與日山東巖相邐迤水循麓九曲洞潏作鳴聲展遊曳踵淩競不敢附仰視雨潦至涉弗利也故歴玆年數猶完城然或曰邑多君子足以攸墍令時出賢者若陳公員韜段公敏民用以阜阜則思義義可使而固又大於城然雖然未之安也吾承乏刑曹時閻徐令繡上工築狀矍然曰有是哉役其與也兆於命名時耶吾調選部閻徐令以憂去

懼其隳也代者得黄君瑞卿寮長鷗溪子曰若署吾州學也其教行吾應之曰其校文於吾省也為得人披籍而索之廵院之旌揚者再撫治之旌揚者一於是預卜城之成也無難矣無何吾郡守缺又得韓公韓公有賢名者又知相與以成者不獨城也今年某月城果告成韓公狀于監司于按于撫咸下覆實瑞卿受功賞焉於是益信韓公之亟於為民而容其下瑞卿之情信于上而安於民薄尉而下不敢有其功而祈吾言以張之又

知事之成同而敗異之不誣也噫一城役耳而有數百年之兆合數人之賢就數年之役又不知幾何之財幾何之力迺遂其成若此其艱矣乎而顧不思所以守之者乎然而成之者令以為民而守之者民以為令令弗愛委而去者有矣民弗固潰而逃者有矣獨城足恃哉使異時有登城嘆者曰新城新城不負名也殆與山川爭險勝憑城而生者思吾瑞卿猶陳段也邑之君子志載之賞斯上已乎

贈何侯考績上京敘

何侯倅盱郡事既三年法書初考關白于郡之長郡之長具治狀于監司于觀風使者咸曰貳職迺修惠可績迺宜課曰最侯迺介功狀上天官卿下功部就覈參以要會以獻於天子余方專席在疚寢若罔知郡士夫以余嘗從事天官郎私諗之曰黜陟幽明子所事事子弗曰在家弗知余免席應之曰何敢爾何敢爾但侯之政明矣以其最也余於其殿得焉侯之資當遷矣余欲祈

以次之也侯嘗代執覲禮入京師余承乏選部部禁維密維嚴稔侯之賢弗以嫌避侯亦弗余鄙一過余刻燭讌語顤顜於理戎事畢出意見咨余以可否余亟賞之曰官臣也言不渝於職因與執論先是議者重於足兵請命專憲職責以成勞限之格盈什之三者書其稱故吏以市兒補亡為右職以按紙紀録徼能名然問其丁壯幾何莫得而知也籍削幾何莫得而知也不知所補所録者何自而有也月給于甲歲于乙斂以配盈之以

貲遁食更衣逭亡而牒匿及易吏而訊之則曰前吏所補者逸録者斃矣不然每吏而益什之三吏三吏而倍於初何積數十年之擾擾而尺籍之虛猶夫籍也哉侯不竟余言心動而視流迺抗聲曰課寧以殿毋以病吾民罰寧以黜毋以迋吾君侯歸逾年言若在耳余竊要其成侯之政如其言余之言迺侯之心也余即是以知侯之職也欲專謀也欲博治心也欲下充其量也欲有所受是非取舍又欲出於恒情好惡之外者也嗚呼有

侯如此而恐其去吾民也哉第恐情有不能以必副法有不敢以强通侯之心安於殿矣而人最之余欲祈以次侯寧無祈遷侯而有之者乎況夫陟明天下之公又非一人一郡之私所能勝之者也郡士夫曰民有欲天必從之子毋以廢業辭第書之以壯侯之往而亟其還也吾民之望庶幾其慰也已

叙别台峯御史

台峯熊君尚㢮以足病請告得長休暇良勝徃喻之曰

足之病也不可行耶不能行耶抑不良于行耶尚弼曰亦難於行爾逌然並笑若有所得良勝曰尚弼為士也以學名為令也以政名為御史也以能言名應時而舉志與職若取諸懷而視之行於尚弼豈其難哉況行其可人之可不可弗知也行其能人之能不能弗知也行之而良後之良不良弗知也行在尚弼又何難焉尚弼曰相聞車之行者澤之杅刀以割塗也山之倂搏以行石也故塗不附輪敝而不甐於鑿人惟見其行於難而

行之無難也不知圜之以規匡之以萬均之以水直之以縣適之以拳同之以量國工之攻其行者難矣故人或可之吾未見其可也人自為能吾不敢為能也人以為良吾弗良之也是以為難也於是命酌引滿舉白噱噱盡歡尚弼躍躍而喜距且踊不知其足之病矣嗚呼尚弼難於行者非以行之為難也人惟有所難而後無難焉他日登車皇路如砥國工之難迺行人之易也尚弼無忘之哉

別陳惟濬

陳子惟濬少負資額益知教而慎得師故游予友饒德温氏殖學茂聞方冠舉進士信于甘泉太史之教期以周旋也懇疏乞歸隱然有難仕志予忝鄉舊請有益言時方讀易至蒙矍然有感曰惟濬於是無童心得於內外之養多矣遂演蒙之義傳而告之夫蒙以坎遇艮曰險而止泉出山下象物生之初故曰蒙蒙昧也昧近於明發之者以志應其惟德温亨以行刑人弗用足以受

也修迺來離而不反家可任受斯大矣受將以施從仕也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女不有躬人勿取焉爲不順也進不遂進知順於仕者歟順則反其初近實也飲於甘泉和易以思實施溥也其免於困童蒙之吉其教刑也吉之謂何强立而不反真純全矣故曰利於禦寇禦寇天下之難事備矣嗚呼蒙蒙昧未辨之際也養之功用大矣哉

贈廣昌令張君景川治最序

東洲夏子與天游陳子同官吏曹郎友益善諮焉説以解應而恒有濟也語次及張景川調廣昌令陳子曰景川吾鄉振奇士也吾聞廣昌盜區吾私景川有懼焉夏子曰然哉廣昌郡喉嗌也敝甚須景川令若飲食吾私廣昌有喜焉夫廣昌初治邑也於陸為通之建之廣之處章貢而東盱而西隨所之也厥壤沃賦下專業數十家岀其餘給于旁郡先是少司馬揭公冢宰何公司寇何公廉訪使賴公羣賢彙征恒得擇吏吏亦恒以治聞

奈何氣脉僨㢀久迺息進士解荒朝不坐地不齒通衢藪澤逋逃是歸厚利腊毒寇偷是資倉卒變殺掠長吏蒸鬱綦莽為厲為疫死傷枕藉編户日就削吏莫有治志曰下之人不以是望予上之人不以是信予積數十年邑莫以治聞耳無何景川以建平功課上考夏子進而與言若陳子景川匈臆開達信有竒氣英英邁往矣逾年夏子居廬稱廣昌治者籍甚曰邑完城疑獄平反賦惟正惟時是供矯虔者部勒而戍大家法細民裕逋

復而所瘴毒不害齒日籍冠至諭守弗去掊人用章士彬彬蔚然興文學治於是憲使楊公畀之廵院徐公畀之精别之劉大書而踵至邑簿某以告夏子亟喜景川出奇以就治思以釋陳子懼且冀張邑治如初也因告同官諸君子曰邑無完㩙惟其政事有成敗惟其人將必有異夫景川者天下無難治無遺才矣

贈邑侯孫君明甫賦政紀成敘

古郡吏得自辟屬韓侯雅師古先否臧惟難惟慎過余

言縷縷不絶口余阨塞莫之能應俟速余曰啟事未忘選諸所表其可哉屬先令治理責亦先之於南城而奚若余勉應之曰明甫余知之比余校文禮部得士也知之以文焉耳其詞茂其氣迺懿斯近於厚矣於廣昌而奚若余亦應之曰景川余知之比余副銓吏曹調令也知之以政焉耳其上訦其下弗洛斯近於果矣未幾憲副楊公行部曰廣昌令武備聿修署職曰右余聞之曰果哉固宜以兵顯若是宣使羅公繼至曰南城令供億

惟時考課曰上余聞之曰厚哉固宜以賦顯若是夫賦奪民財也譬之水然川則流澤則蓄有蓄斯流令弗厚民阜財亦弗厚賦之成也難矣兵殘民命也譬之火然熾而攻緼而守克攻迺守令弗果民用命亦弗果兵之威也難矣況夫廣昌以盜敝四境尚墟南城以儉劇百需孔棘禦盜莫亟於詰兵裕儉莫亟於平賦邑之政有所先而令之才有所宜豈君相器使有微權而造化默運有適會者歟雖然余聞明甫必善景川景川必善明

甫治境相接聲實相通得喪榮辱相形南城有政越日而廣昌聞焉廣昌有政越日而南城聞焉曰善則曰將掖而成之曰未善則曰猶及柅之二邑之政交相師師則達達則治理罔不效君相代工精核吏治優異且有待獨兵賦顯名邑治當郡辟巳哉余方隱度而明甫僚若屬祈頌言者踵日至余復何言哉有如此意期于成也有如此意期于成也明甫可余言將有聞於景川矣

褒功録序

韓侯過東洲夏子之廬論兵若旅樽爼可指獲也夏子善之曰兵孰為功曰在將三軍之命也功孰為大曰在邊萬世之防也夏子善之曰侯將種也有所受矣曰惟是先公奮庸轗不敏懼殘厥緒辱隨士夫後惟事文墨隨得有錄曰褒功虛首簡以累吾子夏子作亟稱之曰武哉若考宜食茲報祗哉若嗣眞謂能子是故宗伯掌祭法司馬叙太常太史職紀載中丞御史任激揚以疏則達以議則允以覆實則無異詞以譔次則確是謂僉

同其曰褒功云者舉重也君子於是有遺善焉其後未可量也侯降拜稽顙曰先公有徵吾子表之録其行也已

送郡侯韓先生入覲序

比年予承乏選部逮事宰府實維邦人是私祈兹良牧迺屬韓侯維稔賢聲為邦人預致私慶亦竊念之侯遼人也筮仕盧龍繼遷朔遷絳遷太原郡咸近故土單車就道未挾日而抵治坐於堂集其民人而理之若呼子

弟僮僕不出於其家吾邦介在南徼濉券之區虎豹魚龍之居長江大河斷崖落石之虞羸糧裹藥朝戒夕奔逾時而後至其能釋然矣乎越數月邦人至曰侯至矣殊不以南土之為異吾邦人亦安侯若故吏也匪有政邦不知已易侯矣未幾侯以書抵余繹其意語若邦人言察其微若其書之言既而予以憂歸侯不予棄時來往輒及民事應口而發發中肯綮每速予以啟益侯無所擇披而納之懷也若川澤之汙也其無芥蔕于中也

若曰林雪滴容而消之也其見於施罷又若鞭風礦霆莫之測識有不俟日之終也余嘆服之然未能隱度侯之所以得此者逾年侯將入覲益振邦治迺以郡書屬余輩時置遷史几上尋繹舊思究遷踪跡懷抱欲褱海内而吞之者八九故搜奇剔怪盡發之於史是故曰良惕然悟曰侯之所以得於政者以此哉次侯所經周覽極騁俯鴨緑江越居庸窺太行望岱恒嵩少以超渤海踰河尋碣石遠近問鴈門雲中上谷之險沿濟瀆出淮

泗放于江湖趨吳會入會稽以探禹穴歷洞庭彭蠡之涯以窮吾山澤之國幽竒詭秘之狀高壯遐邈之觀於遷為稱遷也發為良史侯也發為良吏其不然哉余方得此待有所發而侯僚友處贈役余致詞因以質侯侯以為然否

敘别萬汝信

萬氏多賢也賢而顯庸于時自太守公始繼有仕時仕鳴太守公子也有汝信太守公之孫仕時子也然予得

親萬氏之賢也自汝信始丁卯歲汝信同舉于鄉齒最少仕時偕來𦍒薦事予因得識仕時明年戊辰與仕時同舉進士仕鳴以乙丑進士官刑部郎又因得識仕鳴汝信歸余亦有喪制汝信為道主得謁太守公於廬辛未釋禫來京仕時已出為鄞令汝信又舉進士予亦官刑部與仕鳴連署焉嗚呼何萬氏之多賢若是哉余何幸而親之若是哉故凡慕萬氏之賢者咸諮於予或曰知矣而未識或曰識矣而未親或曰親矣而父遺其子

弟遺其兄叔遺其姪而孫遺其祖皆缺然也予輒狀以示之曰予見太守公若春谷澄淵莫之瑕纇而和氣之襲人也若方屏端几不事繢飾足以敝而立者仕時也鶴癯竹瘦清雅鎮俗者仕鳴也敦厖静好茁爾蘭玉而持以介者汝信也聞者益慕而信予之能親也顧蹇劣不足自力資礪方深仕鳴調官吏部汝信又請告別予而南矣嗚呼人生親疏離合何足深惜但賢之而慕之益切親之而去之為難仕鳴汝信亦自有不能已矣而

況於予乎茲行便道省覲於仕時爲予祝曰願亟來使得覲如仕鳴也抵家而趨太守公之庭爲予謝曰祭必先河而後海予固非忘其本者也汝信於祖若父益有聞將報仕鳴亦及予矣但事以時異而官亦寄也汝信來時不知予又當在何處

別宜學太史

昔人有著說難者說誠難於君也一諉之難則曰非吾職其職也則曰吾將有待相胥以默而已矣有著行難

者莫難行於用人也惟難於用或亦逐之逐任用人者猶難也而用於人者逐豈其心哉是故以黙為道則天下無直士以逐為髙則天下無盡臣無直士則氣塞氣塞則不和無盡臣則道敝道敝則不立不和不立而治者微矣是故説之難吾懼其難無樂乎為黙者也行之難吾幸其難無憂乎逐者也吾友王君宜學職史氏一年以敢言見逐視鐃平傳事攸攸以行尚若繼焉而未已者殆不以黙為道逐為髙識治理者重有望也故相

率詩歌樂焉而别

贈羅邦鎮還滇南敘

吾夏姓受氏自會稽郡羅子邦鎮先為山陰人山陰會稽屬也吾先制置君自仁和别業建昌舊為楚國羅氏先補嶲盟籍古滇國也滇國之通中土又自楚臣莊蹻始邦鎮弟江舉進士吾濫主司且同業江司理吾郡郡多賢僚若屬吾與邵士人咸舉宗在編氓初同出也同治也同道也有師生僚友之義也有官民之分也江於

邦鎮萬里別也鬱鬱懷抱可無以道之耶道者道其情也人之情也生乎動動則感感則有不能發而鬱鬱則陶陶則有必待發而咏歌作是之謂道邦鎮自去其鄉國歷五溪陟衡嶠浮湘泛洞庭彭蠡而至吾建人曰勞乎曰無也吾弟在也望懷玉趨越縱觀錢塘潮汐探禹穴望鴈蕩信宿山陰人曰遨乎曰非也吾祖在也是邦鎮情也吾知之人能道之兹歸循故道而鳥疾入而鄉國滇池横秋今長安殆百十昆明巳乎碧鷄金馬神亦

安在而天竺之使未已也半歷中邦知世有諸葛雖孟獲欲何為者國威遠屆南服先賔撫盟壇遺迹所以雪百王恥者在斯乎忠文之墓未墟也吊且告曰中朝文學侍從有慕而興者不獨無南顧憂也是吾有寄情焉者邦鎮能道之否也異時次工在頂解櫝禮賔展卷端几上必有知言者曰斯言也有一人情也有一家情也有一國情也有天下古今之情也邦鎮請謝之曰吾固知南之有士也可以見已

賀銀溪黄君廷貢六十壽叙

廣昌郡之僻縣也銀溪又廣昌之僻鄉也僻則窮窮則隘隘則宜蒙翳灌莽榛㮘若無人境卒然號于人人曰某縣曰某鄉若莫知為幅員中域或得其名亦莫究其所以為有然而廣昌自國初即為誾邑何也有誾人也人之誾也二富則稱于鄉也貴則稱于朝也謂之誾也宜富于鄉弗賢焉鄉不齒也貴于朝弗賢焉朝不齒也亦誾也謂之弗誾也亦宜廣昌自憲廟先以貴誾者比

肩出余自志載自録籍自文翰制作咸聞焉而最聞者惟何氏最賢聞者亦惟何氏曰東園公曰椒丘公焉富而聞者與貴並然而賢聞余者則自東園椒丘公得銀溪黄氏焉二公不可作余聞何從也自其言聞之也二公立言盈策牘並欲不朽余知苟非情也雖肺腑戚好不以一字假也而黄氏有希永希文希古者兄弟也東園公咸有言焉有愈敬愈宣愈明者兄弟也椒丘公咸有言焉或以年頌或以居志或悼志行而銘墜表咸謂

其富而賢也余信二公賢者也其所與賢者信其為賢無失也故余於黄氏聞之且日慱識其子弟且日衆久定交復遂委禽好焉若廷貢君者寂初識之頎然長薰然和禮亦甚度渾然直且厚不失其世守者既而聞于郡有識君者曰君凡入郡境蔽匿踪跡未甞中道而趨有侵侮語則疾避之若不欲聞者居然僻縣人也又聞縣之議君者曰衣無求華食無擇味遇僮僨臺輿輩詡詡笑語若俯而與儕居然僻鄉人也今年臘且生六十

年矣而强健若壯夫氣滿色充啖胾飯兼二人為常性不嗜酒痛不任藥汁夜啜水或至斗冬削灰如暑時必足迺已故醫卜相史論量之與凡頌之祝之私願之者必曰壽無量也比邑旁郡千余言以壽君者踵相及門余無以應但告君曰君先世多賢若希永愈敬公兄弟輩余生不目其面耳其言取東園椒丘公言讀而思之則若與之抠趨揖遜于堂序而宴好上下其論議無幽明間也則謂諸公至今生可也他日有信余言若余之

信東園椒丘公言者則君之壽有涯也哉若曰余非貴而賢者也余私其戚者也將不余信則縣固有若何氏父子者言之否也故余於斯言有所感也而亦重有所警也

風木詩引

甯子啟道判南城簿亦既再稔政譽蔚若承于上下弗以亟而厲循于下上弗以滯而尤且謙謙引過歸善于令懼或遺焉無負簿也夏子知之重之啟道先屬銓次

禮修而惇樹偶端一册于斗湖之几展讀之皆風木之
什又初捧簿檄時士友贈言也夏子異之爲引語曰夫
人生幼而學壯則以仕仕而筮之重仕也重則將圖所
以仕者不曰𫉬上若何則曰治下若何不曰久次若何
則曰超擢若何夫人言也亦夫人情也皆重仕者也啟
道令不之然而汲汲皇皇以禄不及養爲筮仕重孝思
之謂也是可以恒情輕重律之者哉嘗聞子路去魯亦
將仕也顔氏贈言則曰哭墓而行展墓而入其處也則

曰過墓則式夫孔門傳受師友淵源可見之言者何紀皆不之及而顓顓以墓爲居行告者亦重孝也重孝則知本知本則永思永思則致敬致敬則崇讓崇讓則師善師善則達政於仕也何有啟道斯情斯言無亦晤與孫吳合者邪禮曰有孝弟忠順之行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啟道率是以往獨不負于簿而已哉

東洲初稿卷二

東洲初稿卷三

明 夏良勝 撰

記

宋宗忠簡公祠記

正德四年御史謝君德温以風裁按南畿輔郡自北入京口首治鎮江郡方摘奸抉蠹而稽逸舉廢聞有宗忠簡墓矍然曰是可日没於樵硎兔冗者哉長吏捧故牘

入謝不職曰嘗奉議廟祀弗果君銳意再請成之且曰因其基不奪穡地工以徒庸費以刑贖而制取其備為堂陽面橫四楹縱三之而節二之内虚如榭可置豆設齊容對越數席左右夾以室備戒嚴更浴東西翼以廡中露以臺而坎以墠足列從祭諸執事者庖厨瘞燎各有次夷庭高門合二霤壯雅足稱表揚越數月告成君率從官將祀孔嚴定為歲格予聞而義之議者或謂宗公宜祀汴建祀非御史所先也迺詰而辨之曰宗公汴

留守也間關戰陣不克還二帝而齎憤以死地誠汴祀也然公神每依帝蒙塵于杭累表請復汴竟為左議者所奪想公謫宦京口時經畧素茹或以金陵重江之險可都也萬一誘衷悔悟汴不復去杭而就是猶可畱也生不能忘死不能去公卒汴而歸塟于斯也神亦戀戀於斯乎祀之以其神也況古者祀以附教天地以教敬宗廟以教愛忠者祀而貪者佞者巧令孔壬者一切邪族望風讋去是教之也教之道自法始御史法官斥邪

職也此其首舉之意哉議者伏謝君竣事以記屬予予以昔為辨者告君曰虛石正侯斯言也即以鄭至其所刻之

重修江西布政司譙樓記

譙樓之設以時政也樓之上有鞞人之鼓凫氏之鐘挈壺氏以水火守漏是具五行之用以候四時在晝夜序㯉抱籌扶服告于有政者亦足警也凡署宜有而況布政司乎司以布政上之下者宣之府若州縣下而上者

亦不能越徑而達寓官撫於是廵於是提刑於是王吏使事於是庖饔輿皁之屬於是責地主之禮流宥金贖補尺伍者於是歸之籍都司屬衛所稍餼衣械於是勾稽取給凡布政司然也而況吾江西乎江西凡政與浙埒而夷道尤孔自甌至自嶺逾自蜀沿湖湘而來或出浙之上而寧淮益國之封錯置分殿必預闗報度支又浙之無也政是以厖而擾厖則煩擾則滯司之長貳恒慮其時之難也寧無警於玆樓者乎故有之當陽面

以負城隅而樓櫓右峙數不利更立左旁昻而伏之浮言胥定歳久有壊道更不之理若有所呵護動罔不凶者予爲童納試卷時見之如是歴五試有名入與賔宴見之如是第進士服喪既免法當易檄入闕見其昔時鼠雀所竄之瓦杙楹榱桷之蠹石甓苔蘚之蝕坼墁滷浥之侵丹堊之剥落者俱整然迎目改觀矣時長則吳郡劉公貳則蜀江任公謂余適覩其成當紀兹樓之裨于政者予不文嘗聞古之政修其業令攷其國職省典

刑儆百工日之政惟晝夜有在也布徳遂賢斷獄固疆以飭死事歳之政惟四時有候也惟是不愆不伏而五行之用惟叙則濟五味發五聲民是以和而政以考其成也况修兹樓自二公始驅羣惑而舉數十年之墜迹嗣政者有類長也無惑無墜而政之時而成也益有自矣獨樓也哉

新築劍江堤記

豐城治濵于江以雷煥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袁吉臨

瑞之水必經其壖而後入豫章以潴彭蠡是江為匯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淙潨擊刺着岸迺善崩崩則齦齶之跡剞崖剖甕割壥廬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劒雖去而遺光上燭夜干星斗蛟螭潛窟時起而奪其精躍亦能作怪颶妖濤益江之害也今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費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迺曰前吾令弗為也後吾令又弗為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名匠石而計所以為

堤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于山斷材于林畚土于隆罔隱阜無公私之域餱糧財用既具基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者孔棘鬬捷沈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輳以矗石者壁以立畚者實之登登許許達旦暮弗有咨者越一嵗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定民以殿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礱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于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懼泯令也請盍

篤予曰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畋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築堤捍江功尤博也廼以營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于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屍入海矣故廟祀𦾔如也豐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令

也故不可無記也愧予文鄙非韓記也

虔州劉泰然先生曁配黄氏像墓圖記

宗子適遠載主以行禮也介子獨可㤂然於親乎是禮文未備義起之可也劉生宗和肖父母像墓以便事且示永懷義起者耶劉在虔族為右腴畝千計僮指百計宗和父曰泰然先生亢其宗初業舉子伍甲乙場以終養不克禄仕受銜而卒于京邸配黄氏從行哀毁骨立面炭隨殯于途櫬歸時宗和相兄長宗信宗樂曁弟宗

用協志以成塋如制凡弟相繼以疾弗藥栗主之藏巽巽有廟溪毛泂酌之祀宗信子其尸之宗和惟家政是柄同事薦羞若素履無慮及有仕志來游京國就木之地必重有感得通禮家而謀曰已祔之主不遷介子之職不祭載主以行不可䏲然無慮而去非所以億人子心也遂繪小像并歸骨之夲潢為圖冊而奉以周旋雖瑣瑣旅次告面如生凡滫瀡果實貍互泛醍之奉異於鄉有者羅致而品獻之怵惕悽愴有形輒展視若臨灌

地居處笑語怡觸所思松楸垂蔭萬里一目固難絶而汎掃之若是者幾稔今終事將奉以歸又乞士大夫之能言者志之而質其成於余余未學禮竊聞之載主之制宗法也亦祭法也泯泯於俗士若治絲而棼者宗和此舉謂非主亦主也謂不載猶載也孰不為廟孰不為祭如宗子而非亢守介乎而非固於古制重宗與祭之意兩無抵捂是謂以義起禮可繼也亦可傳也孰曰非禮也抑然禮者訟之聚也必世世以顯而徵故郊廟正於

玄成禪代集於小同以韋孟鄭玄為之先者宗和毋謂崛起創見假吾人之言以防訟議余固以泰然伉儷子焉以覩而不有其名妻焉以夫而不有其躬是皆身有禮者將不必顯而後可徵也侯宗和之後有如玄成小同者則吾人之言岀矣故記

重建布政分司記

郡故有布政分司正德九年秋七月厄于火猝有庚議迻迺口至再逾月韓侯來典郡紱播告底定即故址新

之謀於僚若屬曰惟茲出政使者罔有攸居大懼協守
茲土罔克誘于非辜顧時方絀茲舉集于羸公弗出亦
勿奪于私越明年闕月戒事糾工飭材節縮萃止應時
而取而足日相而旬往視時迺飭飭稱迺勞故巧者爭
力者紓惰者墨者梗弗順者咸警厥度閱幾月遂告訖
工時貳守何君以考績行司理趙君以名去通守張君
陳君襄厥竣事南城丞張延芳氏祗奉詢謀謁良勝以
紀斯成良勝郡眡也分宜執役力既見復役以言也其

何辭然欲悉傒斷度之宜往而縱觀焉中為堂四楹政所也故亢且麗楹廣莚有半修倍之前阿重簷曲倨而修吐疾而霤以遠楹廣視堂修殺二之一左右翼以廡胥以牘卒以候者居廡凡二十楹楹修視簷廣殺三之二廡迤南横絶以門門六棖廣兼於廡修殺四之三門之中各一道左右若矩中角通于臺而臺髙於道盈尺修廣視堂而卑於堂亦盈尺道上跨以儀門修容而出入故䧏飭擬於堂非示汰也堂之北聯以蓬屋而弁廣

敍堂之二修視之牕几維備退食以思左右蔽以耳屋屋各六楹居從行者欲錮之也故邇於寢室六楹修廣視堂閭以圬垣便燕息也室之北為墉墉堞可乘周于門佽之以棘防微也偉哉斯制古之遺也乎自巡守之典弗舉而明堂之制遂湮沒不及致詳羣儒講張各信所習舊矣今制以布政命官即古方岳布天子之政然長恒居守省會貳轄而下均勞出入分布於郡若邑甸宜分署以示有尊推原建置若古明堂於列國雖青陽

總章玄堂太室之制不必其備亦不必其似而猶以為遺也噫意之所向信或過之雖得其似猶以為真雖似其一猶以為全雖襲其遺猶反其初夏敦周彝莫之考識一朝而獲漢鼎將不以為重器者乎雖然制之遺者抑末也君子思稱其服矧厥居將有求政之遺者吾侯他日之責今日之望於上之人者也謹記

銀溪橋記

南條山自粵而閩嶠入吾郡境聳然而嵸以大者曰血

木嶺嶺據今廣昌縣為最勝横絶東南屹若屏蔽廉利
磽确等樹劍戟百鋒芒寒櫛比立故一名牙杌障土老
石頑路蹊盤旋前往後失壠岡複摩仰壓瀕墜嗚䆋萬
雷喬林億矛時或黯然霧飄然雨跬步拄掌朦若無所
於覩故郡名山凡數百十咸以嶺為宗糾靈育氣故老
云多寶藏卒無見焉有泉百餘竇循麓出出異他清澈
眉鬚可鑑是曰盱源盱從日旦之象也明之喻也離奔
坎行斗折數十里勢悍駃或湏洞射擊或組織練帶或

擁石而下或束峽飛洒驅潮捲海其聲如響佩環如鳴球大震林谷撼岳如吼虎直下數千仞至桂湖凡七折而燕石横溜渟滀不異離竇時故名白水又名銀溪溪上下舟行失利破沒淪溺恒有之來往閩粵人每曰陸便宋李居士邦跨溪橋之是大義舉紀其事者凡數家元末橋圮記無傳遂失橋故處弘治間揭婁婦樂於汶溪與銀溪會流處作橋廣若干尺修若干尺礱石維密維砥隰金維實登登聲達逾年迺成費亦凡數百金鄉

人義之沿襲故名亦曰銀溪橋云比余載筆志館黄生選李生宏與馬為余道樂事且速余記余頷之既而兇喪訪親問故售館穀廣昌再信宿探幽索奇道銀溪立馬導從橋上若夷途舒望嶺障奇秀在目睫遂不欲徃步而殊勝納為巳有者八九亦良便之而甚樂之二生申請若初余亟諾之曰宜有記也且曰樂先是於學宫作青雲樓費與橋稱近斥資營司馬公墓封倍初馬余益賞之曰有是共有是共是可謂善用其財者矣余甞

謂血木嶺峻而為郡宗風土神氣所會非竒物能獨當而又無見焉必有見于人者而盱源之感實多隂秀是宜有女賢如樂也哉昔太史公傳巴寡婦謂其能殖余記樂事善其能用樂選賢嗣曰璵祈以傳樂者靡不至橋斯毋壞不然故橋安在哉獨余記足恃以傳若巴婦云𢦤

夏氏家廟碑

良勝拜手稽首曰嗚呼君子必先重本知祖之為尊適

重重任睦族族自祖出宗為大是故相厥宅肇營于廟
廟時厥祖位族胥以祀曰宗子在有弗貴焉有弗賢焉
有弗老焉廟秩有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
人祭寢曰時若觀德敘庸凡今之人曷敢匪望幸備天
子使令是作元祀良勝曰嗚呼幸哉吾夏氏多前聞人
德庸迺丕不敢知曰澤其延于兹今稽若制置公貴遭
時喪亂允義于王弗底績其在季遠公實有隱忠世濟
懿猷咸弗克譽終先民有言不贏其躬遺其後以豊兹

惟先公祜集慶鍾畜爾德時奮于膺食禄五品作廟攸
恭歴年不永良勝稽顙曰嗚呼恫其恫其志貴禮格德
亡否在其忍弗圖爰度于宗爰相于基爰卜于𤰈黎之
壖迺食吉天降厥彝余宗矢棐于成相力越資則經營
維歲丙子越八月迺以庶宗攻工庶宗丕作用書命圖
越明年歲丁丑三月諏吉成位羊一豕一肴修旅陳用
𢘅考祀于先祖先公面稽古若克視功載載祝載嘏載
享載燕良勝拜手稽首敢告庶宗曰兹惟我宗比介廟

祀卜休恒吉匪余一人是貞惟思前人有以貽厥後迺
有祀惟知後人有以克篤承烈迺成祀冀今之人所以
貽後若前人冀後之人所以承于先若今日有夏宗祏
其永永于世嗚呼本盛其末必茂末茈于本罔不滋庶
宗合祝曰懋哉懋哉其在玆牲石具麗顧有警詞良勝
拜手稽首詩曰

夏以國氏　系延于帝　維帝肅王　天成地平
萬世攸壆　有封有陵　塗山會稽　爾植爾裔

敦若本支　曰杞曰陳　夏侯少西　若木其枝
若路其歧　並食帝報　代若新造　值宋之季
古盱是保　迄二百祀　實宏以肆　篤先聿生
徽懿孔嗣　維余先公　文具程章　武畧海邦
潤枯起僵　有奕有光　沿制作廟　遺禄備器
天娟完美　禪成再世　世克欽承　廟屋翼峙
在盱之涯　在秫之涘　陟降既舒　籩鉶靖嘉
以報以告　曰念爾祖　賁翔而下　作夏疇先

禮重始遷　奪宗異宮　四代自公　分至維奠
祼祔畢獻　似禘似祫　義以起薦　享物維倫
備用有常　曰昉圭田　田積祿餘　迺廩迺庾
曰族多艱　維時之須　詎曰家殷　希文是憲
親以恩聯　宗以義顯　敢告宗人　以繼自今
立家立事　是所是似　曷其奈何　弗虔于祀

啟

謝益殿下第一啟

謹啟為謝恩事今月二十八日伏蒙睿恩憫念在疚特輟珍饌盎齊遣使就廬賜以存問百拜登受感激不勝自念非才涼德食浮于人而不耕多穫菑自宜及不即殞滅延禍先人瘠毀奄奄苫席待盡誤辱加以殊禮抱愧倍於恒情為此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第二啟

良勝離索疚居哀瘠待盡近涉浮名不棄斥於知舊猥投鄙大濫次列於編摩寄跡孤零感時益愴仰荷睿恩

禮問垂及心維口頌登薦拜嘉雖盛德邁河間罔遺一介而病駒厄轅下難任千鈞為此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第三啟

謹啟為謝恩事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伏蒙睿恩賜問草野怖驚圭篳騰耀庭瞻百拜徒貌恭而迹涉虛文簡綴一詞輒心慚而莫形真德伏念良勝愍凶多疢鍛瘠易衰堊室近昉于拄楣縲絰未脫于苫塊趨朝展慶兩莫致尊而上味名酵數推逮賤雖犬馬亦感恩私

顧禮法有所拘忌仰惟殿下敬學時敏謙德日撝景福歛施于一方令譽稱先於列國良勝幸懷一日之安重荷百朋之錫無任感仰之至謹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第四啟

謹啟為謝恩事蓋聞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則往拜之今王爵古上公也良勝方為疚人尚不敢齒於士類荷垂禮四及于門實為醲賞當是殊恩然竟不能躬致謝私徒託楮墨以塵睿鑒誠以衰麻弁冕莫成相接之儀而

咫尺威顏不盡遥瞻之頌更祈德宥益仰賢名臨文感
愧不知所云爲此具啟稱謝以知
進書朝見啟
謹以録本太平御覧一百卷隨朝進者良勝自結髮從
學迎馭清塵之道壯圖入仕瞻顏拱極之庭每思先帝
軫念遐方分莫賢王益貞元吉揄揚莫旣覆幬若私良
勝以血屬喪具凡七舉而先後家居逾六年每拜嘉於
晉錫托感謝於虛文玆當釋禫用畜執贄顧惟古鑒於

今方册具在而誠將於物珍異無從專圅故典冀助新
閫式昭素德此外更復何求少釐淵思其中或自有益
緣是書鉤玄探賾多屬内秘之藏而襲謬承訛莫究魯
魚之辨闕史自解寡陋可占尚祈睿思特垂鑒正豈獨
資討論之便且將裨治化之隆使前王盛制信謂可傳
而後學宗師美斯無斁良勝無任懇祈謹具啟隨進以
知

謝益殿下問安啟

謹啟為謝恩事是月朔日夜隣弗戒火延及敝廬不德良甚宜在譴戾與墜先業者等禮稱焚其先人之宮者三日哭豈謂自亡其貲實以不克世守為懼為辱重荷
睿恩垂念感激不勝比以惶感無狀未能百致稽首今既小蘇力疾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賜歷等啟

某年闕月闕日伏蒙睿恩賜以寶歷醫書黃香紫錠下
拜登受揣分不堪仰惟殿下隱德弗耀至仁無名雖成

王德性自繫周室之安而河間禮樂欲補漢廷之盛良勝昔在布衣今居茍次朝慶未舉揚厲何能方虞淳德見疎遽意厚貺疊至明歴法以節陰陽欲稽邵子玩方書以龜壽夭迨進宣公清香可擬佩蘭金錠似逈面藥大端欲補方寸之無丹遠播第推仁心而有濟俯躬百拜鏤骨終身特以衰服煢煢尚治兩襄之政舉故朝班肅肅懸知一拜之難行謹治短箋仰塵睿覽伏願殿下所寶惟善當弗替於始終所愛惟書乃敢資於萬一良

勝無任感激謹具啟連書一種隨進以謝以知

東洲初稿卷三